

顾名思义,“非译”就是“不做翻译”之意,而笔者拟借此词,指称一种“以不译形式进行翻译”的事实,或曰翻译法。在当下海内,这,似乎是颇为流行的时髦现象。

偶然想到了一则嘲讽当代“假洋鬼子”的段子:“Money,呃,这个词儿中文怎么说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呵呵,国外呆得久了,中文生疏啦。”似这类,固然或也是一种时髦,却并非“非译”,仅仅只是“转(音 zhuai,上声。亦作‘跬’)洋文”罢了。

而所谓“以不译形式进行翻译”,换言之,也就是“原文照搬”,不玩改头换面的把戏,拿来就用。于是,便须有一个前提不可或缺,那就是:彼此须是同质同形的文字方可。譬如说西文的字母与中文的汉字,因两者既非同质亦非同形,“非译”手段便“行不得也哥哥”了:此路不通。如西格尔的《Love Story》,虽说如今能阅读英文小说的国人在在多有,何况 love 和 story 原本就是入门级别的英文单词,可倘如你来个“原文照搬”,则读者的第一反应肯定不是感觉遭遇了“非译”而是怀疑译者不作为、偷懒“未译”而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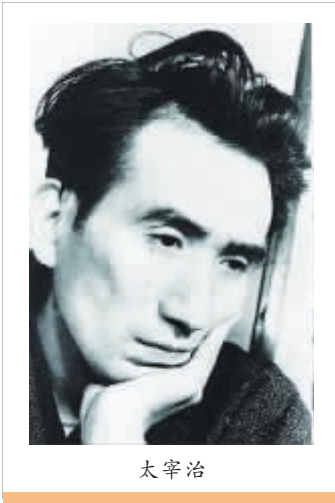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非译”这一行为,只有在汉字与汉字之间,方可成立。于是乎不言而喻,“非译”现象只能存在于中文与日文之间了,而它的得以成立,全凭靠“汉字”这一天然纽带。比如《陰影礼赞》和《細雪》,一散文一小说,皆出自东邻文人谷崎润一郎笔下,而现有的中文译本就叫做《阴影礼赞》和《细雪》,原文照搬旧题沿用,只是将繁体字改作了简体而已。虽系“非译”,读者看了,恐怕大多未必知晓照搬原文的事实,还以为译是译者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翻译成果吧。而且,似这类日文书名,毋宁“非译”方为上佳之

选,刻意求新另思译名反倒可能是多此一举了。

可尽管存在着汉字这一天然纽带,日文译作中文时,“非译”却也绝非无往不利、所向披靡的神器,使用时只怕还应当适可而止,当用则用,不当用切勿乱用,万万不可用上了瘾、用过了头——这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可叹的是,“非译”手法的过度使用,却是日本文学汉译时常见的现象、不争的事实。

有一部无赖派小说家太宰治(1909-1948)的名作,原题为《人間失格》。这部中篇小说完稿于1948年5月12日,一个月后的6月13日,作者便投水自杀了。当月作为遗稿刊载于筑摩书房发行的一本叫作《展望》的综合杂志上,翌月便与另一部遗稿《グッドバイ》(施按:Good-bye的音译)合为一册出版,此后又有多家出版社推出各种版式的单行本,长销不衰,仅新潮文库一家自1952年初次推出文库本(袖珍版)以来,截止2014年7月,已累计发行六百七十万五千册,与夏目漱石的《心》、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并称现当代日本受众最广的“三大小说”。

《人間失格》的魅力与人气,似乎并未墟拘于东洋之一隅。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其畅销的势头,似乎也不见减弱。截至目前,该书的中译本已有二十二种之多(其中两种,出版者与书号虽异,译者却为同一人,疑或系同一译本。因



太宰治

未见实物,故不敢断言),而在美国

和法国,据查均只有一种译本存世,由是可知其在我国的人气之旺,实属举世罕见。

而令笔者叹为观止的,还是该书的译名。二十二种中译本中,竟有二十种是“非译”,迺称《人间失格》!仅将一个“间”字由繁体改作了简体而已。另外两种分别作《丧失为人资格》(王向远译)和《人的失格》(林少华译)——其实,此外还应加上一种,即今年5月刚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刊行的拙译:《不复为人》。此当为第二十三种中译,是一个日汉双语对译本。

还有一个似乎不甚为人所知的事实,尤令笔者感到妙不可言,那就是:二十种“非译”本中,至少有一种起初译作《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杨伟译本)的,初版出现于

1990年代,可到二十一世纪(二十三种译作中,有二十一种问世于2009年之后)再度登场时,竟“痛自创艾”,与其它译本一样,更名为《人间失格》了。如此行事系出于何种心理、欲达到何种目的,不便“邪推”(谓胡乱揣测。又一“非译”实例,一笑),但若说它与商业主义脱不了干系,恐怕也是良有以也,绝非肆意栽赃。而其理由,大概就在于曾几何时变成了一种时髦的“非译”。

按《人間失格》作为一个“和制汉语”(谓日本制造的汉语词汇。再一“非译”实例,二笑)词组,原本是地地道道的日文,为中文所无。不懂日文者只怕是无法做到准确理解这个四字词组的。然而因为是同质同形的汉字,我国读者见此四字,虽然不知所云,却也能够朦朦胧胧地进行一番“虽不中亦不远也”的“邪推”。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这种似中文而非中文的汉字组合好像能够带来一种莫名其妙的时尚感,而能够让“追星”业已成为了时尚、甚至成为了日常、成为了文化的青年一代没来由地催生出“高大上”的认同感来。于是乎,出版商们也为了营销目的而投其所好——也许应当说出版商们才是这股“非译”潮流的始作俑者兼推波助澜者——懂也罢不懂也罢,《人间失格》这个非译的译名,潜移默化地获得了几乎全社会的认同,便连曾经有过的正确译名,也只得退步抽身隐姓埋名,

让位于朦胧暧昧、莫名其妙的《人間失格》了。

其实,知者自知,此“人間”非彼“人间”,该日语词汇在语义上等同于中文的“人”,在这层意义上,林少华将其译为《人的失格》,可谓表现出了对此词的精准理解。然而惜哉林译却失之于“中途半端”(义近“半途而废”。仍是“非译”实例,三笑),即对“失格”这一日文词汇又沿用了“非译”手法,未将其置换成地道的中文。二十二种译名中,王向远的《丧失为人资格》与杨伟的《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最为精准,百分百地传达出了原文的意义,然而出于上述理由,如今却遭到了众商家的弃用,可叹可惜。只是相对于原文的精炼,王杨二氏的汉译略嫌偏长,在节奏感上输了原文一筹。而这,说不定也是商家弃用的原因之一。

有鉴于此,笔者此次将该书名译作了《不复为人》。当然,努力避免王婆卖瓜的嫌疑乃是做人的诀窍,不过实话实说也应是为人之本;窃以为不论是在语义上还是在节奏上,此译都做到了对原作的忠实还原,并且还是地地道道的中文。

这种在我国大行其道、成了流行时尚的“非译”,在欧美却似乎未能找到市场。究其原因,无疑与字母与汉字之间的非同质同形关系大有关涉。法国作家、翻译家 Gaston Renondeau (1879-1967,) 将书名译作《La déchéance d'un homme》(一个人的失权),按 déchéance (丧权,失权),此处系指“做人权利的丧失”,故可视作与王译杨译遥相呼应。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Donald Keene (1922-) 则译作《No Longer Human》,这个译法,与拙译《不复为人》不谋而合,简直可以说是百分百的异文同义了。

苏州大学王迈教授在中文系,乃至整个苏州大学及前身江苏师范学院,被称为有魏晋名士风度的学者,也是“中文系的良心”。我因为其他学校分配入校的外来户,又不在同一院系,平时罕于出门,又怯于交际,在苏大任教了许多年,一直愧无耳闻。

2001年2月5日,我去苏州乐桥的古旧书店淘书。那时候,古旧书店完全不是现在这样考究,但古书、旧书和民国时期的旧期刊极多,且价廉质优,在国内文史界亦名声极著。我一周常常去两三次,颇有赴约会之意。那天一切照常,约会的自然还是旧籍。记得买了两本书,一本大约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辞典》,另一本是安徽大学历史系沈寂教授的《时代碣鉴——胡适的白话文·政论·婚恋》,共计两元。付账时,营业员旁边坐着的老者拿起《时代碣鉴》。

这位老者已经在营业员边上坐了许多,大概是因为耳背,他们聊天的声音比较大,在安静的书店里煞是惹人注意,我内心里也还生出些许反感。此时老者不由分说,拿起我已经付账的书,任意翻动,更使我的反感陡增。

老者似乎随意停在其中的一页,然后指着一个名字说:“这就是我”。声音还是那么大,但情绪仿佛是平静的。

我那时眼睛好,很远就能看到“王迈”两个字,但还是凑过去,再看。

我能用什么词来形容此刻的震撼呢?

邂逅历史人物王迈

■尤小立

过去我们都知道“肃然起敬”这个成语,甚至可以追索它的渊源,将《世说新语·规箴》“弟子中或有堕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背将下来,但真的身临其境,才能真正感觉到这个成语给心灵的撞击。

一个历史人物忽然从书中走出,近在眼前,就仿佛去陵园扫墓,清扫、献花,凝望、回忆,再三而鞠躬后,突然逝者从墓中走出,伫立在那里,衣着随意,表情坦然,完全不顾你的惊讶、惊悚或者惊诧,平静、自然地望着你。

我当时的表情可能就是半张着嘴,痴痴地盯着老者,再看看书中铅印的名字,如此这般,往复凡几。不是一句话没有,或一句话说不出,是根本没有说话的能力。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开始聊起来的,只记得是坐在楼梯口的长椅上。询问学脉出身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当然是他问的我。我还沉浸在这个“历史人物”所营造的氛围之中。

沈寂先生《时代碣鉴》是在论及1946

年12月24日在北京发生的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先修班学员沈崇的“沈崇事件”时提到“王迈”的,书中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胡适档案录下了部分王迈致胡适信函的内容,其中质问云:“你说东单事件是法律事件,可是这个法律事件,是由政治问题发生的……这个恐于您社会贤达的令誉少有影响。”信里还引用《孟子·离娄上》之章句,为学生的抗议游行和罢课辩护。他说:“生嫂溺援之以‘手’,为‘救人’,无暇思及亲授不亲授的礼教戒条。若以此解释罢课游行事件甚为恰当。”

1947年到2001年已经五十四年过去了,王迈先生谈起胡适还是恍如昨日。具体的来龙去脉他没有多谈,可提到胡适便双眸通透,时有闪光。

就这样聊着,不知不觉已经走下楼,站在书店门口继续聊。然后推上自行车,走走停停。2001年,我刚开始关注胡适,发表过两篇习作,只能算是略知胡适其人。不过,王先生这么多年似乎没有遇到对胡适感兴趣,又肯怀着崇敬之情倾听他讲掌故的人,话匣子一旦打开就不容易刹住。到了十字路口,又聊了一阵,他总结说:

“胡适那时的日子可不好过啊!”然后是一声长叹。我们握别,各自骑车回家。

后来我了解到,王迈先生是在致信胡适不久就投奔了山东解放区的,随后跟着部队南下,转入苏大前身江苏师院中文系教授古代汉语,成了音韵学和训诂学的专家。

第二天,我写信给北京一家杂志的编辑,准备给王先生作一个有关“沈崇事件”前后的口述,希望得到杂志社的支持。编辑回信说,杂志社对此很感兴趣,让我尽快完成。

一周后,我下午到学校上课,顺便去拿邮件,就在信箱外的通告栏上,看到一张讣告。上面说,王迈先生于2001年2月10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告别仪式就在今天下午举行。我不可能临时请假去参加,就这样,没有能见王先生最后一面。

据说,王先生是心脏病突发而辞世的。因为身体一向硬朗,又无心脏病史,家中并无急救药品,家人只好拨打120,但在医院救护车到达之前,已经离世。这个消息让我至今还感觉无限后悔。没有能尽早作口述只是其中之一,我实在后悔买有关胡适的书,触发王先生集聚内心五十多年的感慨——太过兴奋,或许也是导致他心脏病突发的动因。

往事如烟,一晃十五年,我现在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算是王先生晚年交的最后一个小友?谨此记录一段往事,藉以纪念王迈教授。